



四川曲艺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239.07/57

四川曲艺选

1949—1979

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 编
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20419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820419

责任编辑：蒋牧丛

封面设计：远 乡

四川曲艺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1.75 插页4 字数290千

1981年6月第一版

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.360册

书号：10118·408

定价：1.27 元

DDO 1/05

目 录

王“钻”打死人.....	王朝闻(1)
——《四川曲艺选》序	
金凤姐含冤诉苦情(唱词).....	艾 芜(10)
徐向前巧取南部(金钱板).....	碎 石(22)
断头山(金钱板).....	邹忠新 黄伯亨(27)
双枪老太婆(金钱板).....	黄伯亨 邹忠新(36)
巧破剑门关(金钱板).....	杨 槐(43)
拦车记(金钱板).....	艾 湫(48)
一支金笔(金钱板).....	王齐志 刘墨雨(55)
月下论英雄(金钱板).....	袁兴嘉(59)
扯白布(金钱板).....	萧德霖(64)
爷爷的腰杆(荷叶、金钱板)	于和荣 李显清(70)
晒谷场上(金钱板、荷叶)	邹志诚(75)
熊猫进“医院”(金钱板).....	陈 峻 原 作 平武县背篋剧团修改(81)
紧急“出诊”(方言快书).....	马铁水(86)
王七求仙(金钱板).....	湛 卢(90)

和尚认法(金钱板)·····	闵桂庭唱段 邹忠新整理	(94)
疑人偷鸡(金钱板)·····	邹忠新	(98)
武松打猫(金钱板)·····	曾右石	(102)
秀才下乡(书帽)·····	王永梭 袁兴嘉 刘志强	(106)
二流子骂庄稼(书帽)·····	甘 犁	(109)
一条蛇(书帽)·····	老 沈	(111)
南郭先生(书帽)·····	余薇野	(113)
文痞求医(书帽)·····	邓新华 邓新华	(116)
“四害”打牌(四川方言诗朗诵)		
·····	永军、艾泽云原作 肖化改编 重庆市文化宫汇报队再改编	(119)
看电影(四川方言诗朗诵)·····	彭明葵	(127)
王罗嗦(四川方言诗朗诵)·····	杨雅都原作 刘墨雨改编	(132)
好民警(四川方言诗朗诵)·····	席克成 刘福修	(137)
高山明珠(车灯)·····	王 燮	(140)
懒汉和鸡蛋(车灯)·····	张继楼	(149)
一船粮(花鼓)·····	老 沈	(152)
八点差一分(相声)·····	鲁 跃 丁 光	(156)
好食堂(相声)·····	史本元	(165)
晚婚好(相声)·····	杨 紫 烈 阳	(171)
公园相会(相声)·····	包德宾	(178)
卖西瓜(四川相书)·····	罗俊林改编	(187)

我为毛主席补衣裳(清音).....	竹亦青作词 田寄明编曲	(193)
黄继光(清音).....	钟成修 作词 俞祖荣等编曲	(198)
江竹筠(清音).....	张尚元等作词 邓碧霞等编曲	(213)
动城雄鹰(清音).....	李金凤作词 车荣德编曲	(229)
布谷鸟儿咕咕叫(清音).....	黄伯亨作词 熊青云编曲	(236)
春耕支农送肥忙(清音).....	熊 炬作词 李敏康编曲	(239)
积肥谣(清音).....	红沙石作词 华德、甲秀编曲	(244)
小会计(唱词选自自贡民歌).....		(247)
公社的“礼花”(清音).....	赤叶等作词 曹正礼编曲	(249)
送垫肩(清音).....	康 鉴作词 王华德编曲	(254)
一包当归寄深情(清音).....	何小余等作词 夏本玉等编曲	(257)
赶花会(清音).....	戈壁舟作词 熊青云编曲	(262)
绣手巾(清音).....	梁上泉作词 甲 秀编曲	(266)
寄给妈妈(清音).....	何 渊作词 冯光钰编曲	(268)
山花烂漫向阳开(清音).....	张尚元作词 贵 明编曲	(272)
人勤春来早(弹唱).....	叶 频作词 车荣德编曲	(276)
琴声欢乐歌声甜(琵琶弹唱).....	陆 荣作词 甲 秀编曲	(278)

激浪丹心(扬琴).....	黄伯亨作词 黄如初编曲	(282)
山城四绣(双人盘子).....	蔡佳伶作词 李明静等编曲	(298)
党的好女儿丁佑君(清音).....	杨遐龄	(305)
长征路上谱新歌(清音).....	向求纬	(316)
双报喜(清音).....	刘 震	(318)
凤凰的生日(清音).....	李华飞 钟梦觉	(321)
琵琶的传说(琵琶弹唱).....	竹亦青	(324)
琵琶愤(琵琶弹唱).....	严西秀	(329)
看女儿(盘子).....	谭 众 蔡佳伶 改编	(333)
她给麻雀做“工作”(盘子).....	周又郎	(337)
冷枪战(评书).....	诸仙赋遗作	(340)
龙腾盖(评书).....	徐 勍	(345)
巴山柏(扬琴).....	甘 犁	(355)
十二点正(谐剧).....	王潮湖原作 王永梭改写	(365)

王“钻”打死人

——《四川曲艺选》序

王朝闻

要我给这本书写序，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。好在读者可以自行品评选集中作品的高低，也不会轻信我的一家之言。这样一想，心里也就较为踏实了，于是写点感想。

只读一读曲艺唱本这类文字资料就要对曲艺发言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够的。例如你要对四川扬琴的梅兰芳——李德才（德娃子）的出色艺术成就发点议论，而只看看他的说唱脚本，不听不看他的演唱，岂不是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开玩笑吗？

这次到四川，由于工作忙乱，接触四川曲艺的机会不多。意外的收获，是在省文联组织的一次联欢会上，听到了邹忠新演唱的金钱板《和尚认法》。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否收入这本选集，我却觉得这个段子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很出色的。我想，象这样的优秀唱本，即使是没有直接听它的演出，只读脚本也会有助于了解曲艺艺术的价值。

回京之后，随着出版社催写序言的信，收读了选集中的几个段子，金钱板《武松打猫》、车灯《懒汉和鸡蛋》、书帽《一条蛇》《南郭先生》《二流子骂庄稼》《秀才下乡》等脚本。读着脚本，觉得四川乡音隐隐约约在耳畔萦回，这就促使我决心写点感想出来。

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，我曾听过一段题为《秀才过沟》的金钱板。它那质朴的语言，轻松活泼的风格，对本本主义那痛快

淋漓的讽刺，称得起是曲艺艺术里的精品。在这次经过三峡的途中，常常争取机会欣赏曲艺节目。如在奉节，听了评书《醉打蒋门神》，还听了金钱板《秀才下乡》。选集中和在奉节听到的《秀才下乡》，不论在文字方面有些什么出入，它们的那种寓庄于谐的艺术风格，再一次使我联想到峨眉山调皮的猴子。

我把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与猴子相提并论，会不会引起误会，以为我不尊重庄严的文艺创作？恰恰相反，对于这样的作品，我是喜爱而又尊重的。它们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法的创造性，是“妙趣横生”一类现成话也难于说明的。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形容它们对我所引起的感受，偶然联想到阔别多年的峨眉山上的猴子。因为这些曲艺的宣传方式不是干巴巴的，也避免了死板板地记录生活表象的艺术作风，我只好用上“猴气”这样一个象是不太恭敬的话头来表述我对它们的兴趣。

也许，我对“猴气”的偏爱已经形成一种偏见。当我读完选集中的《秀才下乡》时，觉得它的结尾处有猴气不足的缺点，它缺乏《和尚认法》那样是猴气就一气贯穿到底的优点。这结尾处的两句是：

“书本本他倒读了几十部，

只可惜他脱离实践啃的死书。”

我看这两句话似乎多余，它没有加强段子的艺术性和思想性。这是鲁迅所不赞成的所谓的“篇末垂教”。前文的形象已经体现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意蕴，不这样蛇足地点醒两句，无损于它的批判作用；多了这两句，反而缩小了作品的概括作用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除了读死书、读书死的本本主义者之外，还存在着根本不读书的教条主义者。他们闹笑话的因由，往往比这种书呆子秀才更可笑甚至更可恶。《秀才下乡》如果不要这两句，听众听了这个段子，也能把秀才的言与行同他们自己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见识相印证，从而引起更广泛的联想，这个段子那诉诸

形象的讽刺作用，岂不更带普遍性吗？此外，这位秀才之所以可恶，不仅仅因为他有教条主义的毛病，更惹厌的，是他还代表着那种自视一贯正确的坏思想，坏作风。这种思想和作风的形成，不见得因为他们太重视书本知识。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，某些不啃书本，而又自视甚高，工作中出了纰漏又委过于人的人物，不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吧？不记得当年听过的《秀才过沟》，有没有这两句结语。我以为这样的结语有不如无。如果因为没有它们，段子会显得更含蓄些，岂不更值得欢迎些。

如果这种方式是为了“突出主题”，我看这种方式不算优点而是缺点。别的几个段子，也有这种缺点。比如，已经很有趣地批判了假行家的《南郭先生》，结尾也有这样一句属于表态性质，读起来觉得索然无味的话：“从今后，我南郭先生，还是要学点东西！”

这不只是段子有趣无趣的问题，它还关系到思想方面的作用。我们的说唱艺术，既要给群众当先生，又要给群众当学生。当先生不必对群众耳提面命，言无不尽，不留有余地；当学生，就更要尊重群众的审美趣味和认识能力，不要这么唯恐听众不理解你在学做宣传工作。四川人说话，喜欢“展言子”。例如只说上句“瞎子戴眼镜，”不说下句“多余的圈圈”。这种语言在群众中流行，具备着反对形式主义作风的积极意义。如果群众听了上述段子中的“篇末垂教”而感到累赘，说这是一种“瞎子戴眼镜”的作风，这不见得是故意挑剔。这样的结语，属于恩格斯所反对的特别直接地把倾向性说出来的作风。在评论事物的方法上，我总这么想：在直接的表扬中，包含着不直接的批评；直接的批评中，也包含着不直接的表扬；既然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，作宣传就有了“一踩九头跷”的可能性，有什么必要头头都踏到呢？酒肴待客，不妨大方。但作宣传用文字，却不妨吝

啬一点。从根本上说，这是有没有群众观点的大问题，而不是一向被某些人所轻视的艺术问题。

我不明白，形象自身已经具有内容的丰富性的文艺作品，为什么还要作出一副教育人的姿态来。是不是因为这些段子的作者、整理者、改编者同志们，唯恐作品的猴气过重因而被批评为态度不严肃，或者惟恐主题不够突出因而受到思想性不高的批评。不论原因何在，我是不很欣赏这种“提高思想性”的搞法的。本来是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的形象，由于硬给它加上即使是正确的而又多余的“结束语”，结果只能是使本来丰富的内容简单化了，没有余音了，无可回味了，它在思想战线上的适应性也不免被削弱了。四川话有云：“费力不讨好。”这话在《战国策》的寓言里，叫作“画蛇添足”。“篇末垂教”，常常是这么多余的东西。

当然，曲艺段子最好有一个既有分量又有味道的“结”。怎么才能“结”得有分量而又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呢？我认为总归离不开形象的具体性和生活内容的特殊性。我们比较熟知的杜诗《石壕吏》，虽非四川金钱板之类的说唱段子，但它对“结”的处理方法很值得我们曲艺作者借鉴。诗篇先交代了老头子老太太也不免被“抓壮丁”的命运。结句写的是过路的诗人自己天明上路时，同那个幸而还没有被抓走的老头子告别。就此“结”住，没有另外再发什么“突出主题”的议论，而诗的主题并不因此显得含糊。前人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：“诗妙处，亦正妙于斩然叙讫而止。”（陈式《杜意》）

在这本选集中的作品里，对这个问题也有解决得很好的。对机会主义嘲笑得颇有分量的《懒汉和鸡蛋》，语言质朴，继承了中国寓言和笑话的传统。标题的“懒汉”二字虽嫌猴气不足（用《王大发和鸡蛋》为题也许更含蓄些），但结句却没有添补什

么熊气或虎气：“王大发气得秃头冒火骂声‘真混蛋’，这一跤摔得我荡产又倾家！”结得很好。很有趣，很概括。《二流子骂庄稼》，也有这样的好笔法：“（白）庄稼呀，庄稼！（唱）你想想究竟过意不过意；我问你，你良心究竟在哪里？”《武松打猫》所宣传的思想，是办事必须从具体条件着眼和着手的思想，即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的方法论。它宣传得并不生硬。打虎英雄武松，在一定条件下斗不过一只猫。这样的情节虽和传统的武松故事大相径庭，但它的结句却转折得到传统上来，与我们熟悉的《武松打店》有了联系。结句用语虽然有点“现代化”，但不生硬，也有一定的斤两，没有离开故事的叙述。

《一条蛇》的标题、结尾、情节和人物，都有明显的创造性。正如《杯弓蛇影》的故事那样，这个段子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既夸张，也自然。在艺术风格上，它有一种显著的特色——“调皮”。这一特色，在结尾处表现得尤为突出。结尾处，写了“一贯正确”的事后诸葛亮老王，教训神经过敏症患者老谢的几句话：“你不动脑筋，又不调查研究！我是说嘛，这屋头干干净净，哪里会有蛇！”单看这几句，侃侃而谈的这位王同志何等正确，多讲道理。但是同前面的描绘一对照，这位老王的“可爱”之处就暴露无遗了。原来，当他听到老谢并非十分肯定的说法，“黄桑桑的，咦，象是一条菜花蛇”的时候，这位绷正确者，不象后来真相大白之后这般正确与镇静。而是“一听打冷噤，忙抓把椅子把身遮。‘这条蛇才从我脚上爬过去，你来摸，我脚杆冷啰大半截！’”这才是这位老王的本来面目！他最后教训老谢的那一通话，说得多么冠冕堂皇。他最后的话说得越是漂亮，听众一想，他那思想作风上的毛病也一清二楚了。如果作者以为主题还不明确，还要费些笔墨，费点口舌来“突出主题”，比如，让老谢反过来再教训老王一通，那么，对不起，即使不说这是“瞎子戴眼镜”，至少是不想忍耐地再听下去的。

近来，我所听到读到的曲艺小段当中，最能引人发笑和深思的，我以为是金钱板《和尚认法》。这个故事的情节，简单说来是这样的：贾公正和贾斯文两兄弟写不出“小小鱼儿钻水底”的那个“钻”字。贾斯文胡说是应该写成“‘去’字旁边三点水”，他那胸无点墨的老兄贾公正却大为赞赏。理由是鱼儿离不开水，“三点水”和“去”合在一起，是“钻”而无疑了。忘记了“祸从口出”这一戒律的和尚一听，笑了起来，还多嘴多舌地提出“法”“钻”二字莫含混的理由。两位少爷伤了自尊心，哪里容得！不由分说，把和尚缚送衙门治罪。少爷们的道理是：“管我‘法’字怎么认，敢挑字眼是刁民！”官老爷当然要遵照少爷们的道理来断案，讲真话的和尚理当吃冤枉官司。段子的结尾是大老爷对于和尚辩冤的几句回答：

“哎，和尚！你今天硬是安了心。

谁叫你不认人来只认‘法’？”

“嘿嘿，你看老爷我，我就是不认‘法’来只认人。”

这样有趣的结尾，我觉得对胃口。它避免了画蛇添足的毛病，没有违背《老子》那朴素的辩证观点：“少则得，多则惑。”如果反此道而行之，来它一个“突出主题”的结尾，譬如说：“诸位请注意，我摆这个龙门阵，不单纯是为了逗诸位发笑，更重要的，是为了配合法治的宣传；所以才嘲笑了滥用职权，压制民主的角色；我不只是为了娱乐你们，而且是为了教育你们，请不要以为我是为娱乐而娱乐；正如古人云：‘乐之所贵者，移风易俗，非谓钟鼓而已’……”如此如彼地议论一通，岂不令人啼笑皆非。上面这通议论当然是我虚拟的，但也并非没有现实根据的。例如写论文要“穿靴戴帽”的八股调头尚未肃清；对文艺的本质和规律不甚了了或不求甚解的批评家、领导者也尚有人在，等等。文艺作品的结尾定要“篇末垂教”一番，或也不仅仅是因为一些作者不懂

得“蛇足”典故的普遍意义，或是不懂得“少则得，多则惑”的辩证道理，“予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，”怕也是个重要的客观原因。

我很喜欢《和尚认法》，就象早就喜欢《秀才过沟》那个金钱板那样。它们虽有调皮的猴气，却也象一句四川俗话所说的“话丑理端”，是寓教于乐的。曲艺和其他文艺一样，要讲究艺术性。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，这话不能全盘否定。几十年来，曲艺作品、节目当中，“标语口号”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过的。有时，甚至由于片面地、形式主义地“突出政治”，就忽视以至排斥在艺术方面的评论研究，连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的常识性道理似乎也不懂了。这些，对于缺乏独立思考，习惯于领导出思想，自己出技术的某些作者来说，是颇为适应的；对广大的文艺欣赏者来说，是搞不拢来的。因此，象《秀才过沟》这样的曲艺段子就格外引起人们的兴趣。如今，话剧舞台上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，相声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欢迎的新作，而四川的清音、扬琴、金钱板等曲艺形式，似乎尚未得到广泛的充分的利用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欣赏到《和尚认法》，这就象看了川剧的喜剧《洞房劝夫》那样感到愉快，感到四川曲艺大有可为。

金无足赤，《和尚认法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。至少，它的个别语句还缺乏猴气和多了点秀才气。如“你是哥哥的小先生”，“当然越钻越更深”，在词句方面，都还需要进一步推敲斟酌。但就段子的整体来说，就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一致这一点来说，如果要搞节目竞选的话，我有理由为它争取选票。

这个段子的开头就写得妙。对于那两个“绷起斯文耍专横”的角色在性格方面的概括，好比戏曲的自报家门，没有掩饰人物形象的虚构性，却给戏剧冲突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真实感的条件。当这两个假斯文以“钻”当“法”的时候，恰巧倒楣和尚出场，情节的虚构性是很明显的。但是这种虚构具有假中见真、寓真

于假的特点。

这个段子的主角是和尚，他对贾氏弟兄解说“法”字的几句话，联系上了自己的行当，这也很有趣：

“阿弥陀佛！相公你把字错认，

‘法’字‘钻’字要区分，

我和尚出家在‘法’门，

每日苦念佛‘法’经。”

和尚纠正了少爷们以“法”代“钻”的谬误，反而犯了罪。和尚缚送衙门，冲突进入高潮。和尚在大堂上和大老爷之间的争辩是这个节目最精采的部分。和尚辩得大老爷十分为难了：

“唉！我要认‘法’不认‘钻’，

哟！眼看纱帽戴不成。

我要认‘钻’不认‘法’，

呃！百姓骂我昧良心！”

大老爷左思右想，权衡得失的结果，是“为了保住官和印，纵然是假也认作真”。大老爷给和尚终于定了三条罪状。最有趣的，是罪名的第三条：

“你和尚认‘法’犯法令，

噫！你胆敢认‘法’不认人！”

和尚眼看自家要挨板子，上夹棍，就针对大老爷那“打他一个不小心，看你任性不任性”的威胁，作出了形似求饶，其实带有机锋的辩解：

“老爷，贫僧有话要上禀，

说来大家听一听。

我要认‘法’你认‘钻’，

这才是弥天冤枉整死人。

那么，我只好说：

和尚出家在‘钻’门，

每日苦念佛‘钻’经。

今天来到‘钻’堂上，

哎哟，老爷你王‘钻’打死人。”

这些妙语惊人的唱词，究竟好在何处，它自身会说话，我就不必画蛇添足了。

最后，我想谈一谈关于发展新曲艺的一点想法。这次邹忠新同志在成都演唱这个节目时，他对我说，这个段子是从他师爷那里学来的。经了解，他的师爷闵桂庭到处跑滩卖艺，经常演唱的就有这个段子和另一个段子《武松除霸》，后来在演出时累得吐血死了。邹忠新同志从他师爷那里继承了这个段子，不论他如何地“忠”于“新”的需要而不断加工整理，段子的基本内容是“古已有之”的了。在旧时代，能够产生这么含蓄而尖锐的讽刺艺术，我在感谢邹忠新同志学过来又唱出来的同时，不能不感佩这个段子的原作者。而且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：尚未被搜集的传统曲艺中，还有很多精品。它们在艺术上有值得继承的艺术经验和艺术知识，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不可忽视的民主性精华。这种民主性的精华，对于那些曲解“推陈出新”的方针，以为这四个字和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”这句俗话含义相等的论者们，是值得认真研究研究和估量估量的。目前，广大群众迫切需求有益而又有趣的曲艺供他们欣赏；号称轻骑兵的曲艺艺术，也比其它艺术形式更便于深入到群众当中去，出版优秀曲艺作品选集的工作就是很必要的了。我相信这本选集的出版会有助于四川曲艺活动的进一步活跃，也有助于曲艺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，对“四化”建设的动力——人的高尚精神世界的培养也会作出积极的贡献。

一九八〇年六月廿八日于北京

金凤姐含冤诉苦情

(唱 词)

艾 芜

我一向不会写唱词，但为了要把文艺的普及工作做好，使文艺通俗化大众化，更能为广大的人民服务，便勉力写了后面一些歌句。并借此表达出旧中国人民遭受的无比沉痛的灾难，让我们这一代进入社会主义的人，更深刻地认识封建统治的暴行。的确确，罪大恶极。

这只是第一次的试作，希望以后多多努力，更能写出可以唱的曲艺段子，并愿文艺界的朋友，无论是写散文小说的，写理论文章的，写话剧的，都来提笔试一试。自然，写诗的更要多写。至于内容，应该更加广泛，题材要多样化。

(一)

如今人民大翻身，
我要大胆诉苦情。
我姓金，
凤姐就是我的名。
三载含冤呵无人问，
一家冤仇海样深。